

还乡恨

徐君慧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T247-4
125
1

030493



女子学院 0030398

追憶

徐君慧 著

责任编辑：王 蛟
封面设计：高 池
封面题签：易 琼
插 图：阴衍珊

辽 东 恨
Liao dong hen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3 8/16·插页 2·字数 270,000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863

统一书号, 10360·176

定价: 3.00 元

ISBN 7-5317-0065-4/I·66

目次

第一回	失广宁君臣吓破胆 收失地良将又失踪	1
第二回	侯御史忍辱访千户 魏忠贤含酸窥夫人	13
第三回	李大侠皇官窥圣意 袁崇焕边关探军情	28
第四回	出边关雪夜追人贩 守海岛席前表忠贞	39
第五回	袁崇焕私访十山 赵率教智破多尔衮	50
第六回	图报国忍辱会闕堂 舍性命越权募新兵	59
第七回	袁崇焕募兵展才能 阿济格逞强落陷阱	70
第八回	虎墩兔乘乱扩疆土 袁崇焕智勇收失地	80
第九回	违兵法庸帅筑新城 精韬略监军扭乾坤	92
第十回	哭难民遣恨十三山 奔父丧幸遇孙承宗	102
第十一回	忧边防教场观火炮 思利器徐府学铸兵	112
第十二回	孙承宗抗命放总兵 袁崇焕走马救大寿	119

第十三回	魏忠贤设计害忠良 孙承宗率累归故里	123
第十四回	排异己高第挂帅印 捉奸细经略吓掉魂	136
第十五回	逼撤军高第囚守将 劝称病可纲救英雄	143
第十六回	前屯卫义释逃亡兵 宁远城耿守孤城	152
第十七回	袁崇焕浴血战宁远 金启倬拼死点火炮	160
第十八回	红衣大炮初试锋芒 努尔哈赤饮恨长辞	163
第十九回	虎墩兔假援实入侵 赵率教明去暗提防	177
第二十回	夹偏私满桂耍酒疯 暂调离崇焕保部将	183
第二十一回	魏忠贤冒功充孔圣 三监生无耻建生祠	189
第二十二回	暂息兵崇焕争时间 假议和满洲防内变	197
第二十三回	毛文龙据岛违将令 徐勇曾战死铁山城	205
第二十四回	假议和皇太极中计 用奇兵袁崇焕告捷	213
第二十五回	袁崇焕初试连环马 皇太极兵败锦州城	222
第二十六回	拒冒功痛斥刘太监 不建祠大骂魏忠贤	230
第二十七回	救忠良星夜换文书 避惨祸辞官归故里	239

第二十八回	换新天一载回帝阙 筹大计五年复辽东	252
第二十九回	克粮饷贪官促兵变 重恩义单骑服军心	262
第三十回	闹饥荒满军陷困境 乘危机明使索失地	273
第三十一回	解敌危毛文龙卖国 俘叛贼三使者捐躯	280
第三十二回	阅兵锦州威震敌胆 险入双岛计除叛贼	287
第三十三回	较内功毛虎吓破胆 补饷银叛贼暗吃惊	296
第三十四回	杀叛贼为国除大害 稳军心长期伏远谋	304
第三十五回	袁崇焕风雪勤王路 赵率教生死战斗图	312
第三十六回	兵惫将疲深夜歼敌 人困马乏月下整军	320
第三十七回	勤王之师城下换餽 忠勇将士深夜偷营	329
第三十八回	设伏阵豪格困狭道 布追兵满军死运河	335
第三十九回	袁崇焕羽书责本兵 蠢皇帝盲目催决战	344
第四十回	范文程运筹论庸主 于永绶火中显英雄	357
第四十一回	反间计诬陷辽东兵 奉君诏遗恨失战机	363
第四十二回	离间计蒙蔽崇祯帝 受冤屈自毁一干城	372

第四十三回

君主荒唐貽误战机
辽兵回师满主收兵 384

第四十四回

末代昏君指鹿为马
报国忠臣千古含冤 396

第一回 失广宁君臣吓破胆 收失地良将又失踪

明熹宗天启二年正月，时值元宵佳节，北京城内虽然热闹异常，但是好些人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仗着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个后台，不听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带着十四万人马，强行出战，结果被满洲铁骑杀得大败。满洲兵乘胜追击，连陷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等四十多个城池。熊廷弼见大势已去，万般无奈，只好将手下仅有的五千人马交给王化贞继续御敌，自己护着数十万难民入关，向朝廷请兵去了。谁知王化贞已被满洲铁骑吓破了胆，丢下残兵，单骑逃跑，与熊廷弼同时回到北京。这一冲天大波还未平息，不料最近上任兵部主事袁崇焕又突然失踪了。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原籍广东东莞，寄居广西藤县，于万历四十七年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他虽是一个文官，却极有胆略；他远在南疆作官，却很关心东北的边防。有从塞外回去的退伍老兵，他不耻下问，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了解塞外的山川形势，敌我长短，人心向背等等。他这次进京朝觐，恰遇广宁兵败，满朝文武震惊，

议论纷纷。不少人主张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有的人虽然觉得这样不妥，但见主张放弃辽东的朝臣中有内阁中的要人，一是不敢得罪，二是害怕差派自己出关，所以满朝上下只言退兵了。

袁崇焕不顾自己官小职微，竟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他说：“山海关距离京城只有七百里，要是退守山海关，就等于退到家门来了。乡间防盗，都是在距离村庄远处的高阜之处修筑碉堡，在村外修围墙，街头巷尾建栅门，自家门前围篱笆，设置层层障碍来保障安全，轻易不让强盗逼到家门口。如今要是退守山海关，满洲铁骑再前进一步，就会威胁到京城的安全。万一京城陷落，势必宗社播迁，官吏逃亡。人可逃亡，大明列祖列宗的陵墓，公卿家的田园庭院却不能搬走，都要受到满兵的肆意践踏。再有，关外之地，是太祖、成祖两代圣君，开国诸将浴血苦战多年，才从蒙古手中夺回来的。有多少将士阵亡，遗留下多少孤儿寡母，我们后代子孙不能扩疆拓土，已经愧对祖先，怎能把祖先浴血而战得来的疆土轻易丢掉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惧怕敌人而自弃土地，大明朝得有多少土地，经得起这样大片大片地抛弃呀！再说，辽东百姓都是大明朝的子民，弃之关外，必遭满兵杀戮；若让他们搬进关内，他们不仅要遭受颠沛流离之苦，而且这么多人，又将何处安置？即使满兵不杀他们，也是以人资敌呀！满兵本来人数不多，力量有限，是努尔哈赤并吞了扈伦四部，才逐渐强大起来的。我们再把明朝的百姓也送给他们，无异是割肉喂虎啊！一俟虎威长足，势必成患，它会把整个大明朝都吞掉的。满洲是区区

一域，并不可怕，以明朝之大，人口之多，一定能够战而胜之；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如果国家需要，朝廷恩准，我甘愿请缨出关，从军御敌！”

他的这番话，激起了那些反对放弃辽东官员们的勇气。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都能这样慷慨陈词，自己还顾忌什么呢？随即纷纷吵着请战。一时间，坚守辽东之说，竟然占了上风。

御史侯恂，听到袁崇焕的议论，觉得此人有胆有识，不由大为赏识，便约到家中细谈。灯下一席话，他觉得这个南国书生，并非徒肆空谈，确有将帅之才，就上书朝廷，力荐重用。

天启皇帝朱由校昏愤无能，刚刚登基就遭到满兵的两次沉重打击：辽沈刚失，广宁又败；派出去戍边的大臣，死的死，逃的逃。满朝大臣，风声鹤唳，谈满色变，他早已畏满如虎了。但是新天子登基，总要有个振作的样子，再加上主战的大臣们仗义力谏，御史侯恂又极力举荐袁崇焕，便传旨允准，把袁崇焕留在京师，先晋升一级，从七品知县升为兵部六品主事，随后就准备让他出关御敌，为主分忧。

谁知朝命刚下，袁崇焕还没到职，一下就失踪了。

袁崇焕的生活一向很简朴。这次进京，随身只有一仆一童，寄住在南奥会馆里。虽在客中，他也不忘“闻鸡起舞”的古训。每天雄鸡一唱，他就起身，不管刮风下雪，都去御河边上骑马舞剑，直到早饭时候才回来。天天如此。仆人袁天赦，小童余义儿，全都习以为常了。

这日清晨，天色阴霾，袁天赦和余义儿弄好了早餐等着

他，他却没有按时返回。袁崇焕做事一向很认真，对于时间，更象燃烧的更香一样，从来分寸不爽。到时候不回来，两人都感到奇怪。

余义儿现年十四岁，完全是个孩子。他生在广东顺德，从来没有见过雪。这次随着袁崇焕来到北京，时值隆冬，过了淮河，途中遇到几场大雪。初时，只见空中飘着几片鹅毛，继而玉龙飞舞，梨花缤纷，煞是好看，飘进嘴里，清甜清甜的，接在掌中，又象瓣瓣梅花；积在地上，更似堆堆轻絮，北风一吹，旋又凝成遍地琼瑶，闪闪发光，一脚踏上去，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好象踏上了琼瑶碎玉，不由满心欢喜。到了北京，更是一片琼瑶世界。下雪时，清晨起来扫开雪路，把雪扫到墙角，他便学着邻居的孩子滚雪球，堆雪人，觉得在北方比南方多了一种新鲜有趣的玩意儿。今天，他见袁崇焕没有按时回来，就把早餐温在炉火上，跳到院子里去堆雪人。

袁天赦有些放心不下，在屋里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走出屋来，站在阶沿上，仰头望望老天那副阴沉沉的面孔，心里也感到有点憋闷。见余义儿在专心致志地堆雪人，暗道：毕竟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便叫了一声：“义儿，你说，老爷为什么到这时候还没有回来？”

余义儿拍拍身上的雪粉，抬头一望，只见院中几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积雪已经冻成树挂，璀璨晶莹，好似琼枝玉树，就说：“老爷大概是赏玩雪景入神了，把吃饭都忘了。”

袁天赦说：“这时节天寒地冻，白茫茫的一片，有什么好风景可看的？”

义儿指着院中的老树说：“这些玉树不是风景吗，我们在南方几时见过？我都觉得很新鲜，还不引起老爷作诗的兴趣？老爷满肚子才情，不象我们，见到大山，只晓得那是一堆石头；见到河，只晓得河里有水，水里有鱼；他可比我们想得多了。有一次，我随着老爷在江边散步，原说略微走走便回去，不料老爷一下子便被风景迷住了，边走边吟诗，直到天黑才回来。”

袁天赦见余义儿说起来没个完，不禁笑起来。他正要说什么，猛然听见一个声音，好象有人在喊他和余义儿的名字。他急忙摇手，叫余义儿不要说话，侧耳细听，只听北风怒号，吹得檐马丁当乱响，树枝乱摇。

余义儿愕然问道：“哥，你怎么了？”

袁天赦说：“好象有人在喊叫我们呢。”

“是老爷喊叫吗？”

“不象是老爷的声音。”

余义儿笑了：“你的耳朵有了毛病吧？我们才到北京几天，除了老爷，哪有人……”正说着，一阵北风吹来，确实送来隐隐约约的人声“袁天赦……余义儿……”他未及听清，那声音便被风声剪断，又逐渐远去了。

袁天赦忙说：“我们赶快出去看看！”

两个人慌忙跑出门外，门外什么也没有。只见阴沉沉的天空，白茫茫的大地，灰蒙蒙的房屋。门前有一溜杂乱的脚印，拖向远处。再往远处一看，有一簇人影，其中似乎有人在挣扎，在呼喊。很快，那簇人影就被房屋遮住了。

两个人回到屋里，不知为什么，心里都有点惶惶不安。

余义儿不再去堆雪人了，瞧瞧炖在火炉上的早点，呆呆地坐着。袁天赦也一言不发，仰头望着天花板，屋子里的空气就象冻住了一样。

好半晌，袁天赦才跳起来说：“义儿，你在家看着，我出去找找老爷。”他换上油靴，紧紧腰带，急慌慌地出了会馆。

他决定先到御河边袁崇焕经常骑马舞剑的地方去看看。那地方很荒僻，御河里水也不多，河面已经结冰了，显得河深岸高。空旷的河床，对着巍峨的宫墙，显得十分寂静。雪地上的马蹄印和人脚印，重重叠叠，弄不清哪些是旧迹，哪些是新痕。袁天赦想不出袁崇焕老爷到哪里去了。早起走的时候说过，朝命不完，不去拜会亲友。即使要拜会亲友，也该回去换过衣服，带上家人，才好投帖呀。莫不是路上碰着了亲友，硬把他拉到家中去了？他觉得很有可能。反正袁崇焕在京的亲友不多，只有几家，他都知道住处，便转身去往袁崇焕亲友的家中探问。

他穿过一些僻静的小巷，看见一些衣衫褴褛的难民，挤在紧闭院门的门楼之下，瑟瑟发抖。他们看见有人过来，便操着关外的口音，凄惨地叫着：“老爷、太太，行行好！”他不由叹了一口气，暗自嘀咕：满洲人兴兵作乱，真是苦了百姓。

又穿过几条街，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骑牲口，有的推车，有的步行，都向一个方向走去。他上前一问，说是去往城隍庙赶集。袁天赦心想：老爷莫不是也被亲友拉去赶集了？于是，他也跟着人们往城隍庙走去。

远远地看见一座大庙，前后三进，空旷的庙前，芦席棚一个连着一个，都摆着日用杂货，绸缎布匹，衣帽靴鞋，古玩珍宝，还有干鲜果品，生熟吃食；人们熙来攘往，拥拥挤挤；叫卖声，吆喝声，笑语声，喝叱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袁天赦无心观看摊上摆卖的货物，只在人丛中注意寻找自己的主人。他在广场里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主人，便又走进庙去。庙里虽然也是人来人往，却不象外面那么拥挤。

在一个殿角之处，围着几十个人，人丛里发出阵阵嗟叹声。袁天赦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坐着一个妇人，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面前摊着一张卖身文。那位妇人蓬头垢面，弓背垂头，看不出年龄大小，容貌妍媸。怀中的孩子虽然很瘦，眉目却很清秀，睁着两只大眼睛望着人群。

袁天赦心里很不痛快：这些入关的难民，都是不愿向满兵投降的好百姓。他们背井离乡，衣食无着，为什么朝廷不安置，让他们流落街头呢？不由心里一阵发酸，不忍继续看下去。刚要举步，忽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喝叫：

“让开，让开！”他回头一看，只见七八个豪奴，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官人走进殿来。

那个官人把妇人看了一眼，努努嘴，一个豪奴立即抢上前去，一手抓着那个妇人的头发，往后一掀，让妇人仰面抬起头来；另一只手抖开衣袖，把妇人脸上的污垢擦去。刚刚擦去半边，那个妇人就露出又白又嫩的脸颊，一双杏眼，两道柳眉，直直的鼻子，红红的樱桃小嘴。豪奴用手拧开她的嘴

唇，露出满口瓠犀般的糯米银牙。那个年轻的官人看了，哈哈一笑，点了点头。

豪奴放开手，对那妇人说：“起来，跟我们走！”

那个妇人惶恐地问道：“你们，这是……”

豪奴说：“你不是卖身吗？我们买了！”

妇人说：“我卖身只愿作奴作婢！”

“废话！难道谁还买你当夫人？”

“你们是那家府上的？”

“奉圣夫人府上的，你交上好运了，走吧！”

豪奴一把将那妇人拖起来，不由分说，拥出殿外，上马而去。衣襟扇起的一股风，把那张“文告”吹到殿外的雪地里去了。

袁天赦望着那张“文告”，似乎做了一个噩梦。只听身边有人一声长叹，一个老者自言自语地说：“听说蜂子蝴蝶都有一种特殊本事，好花生在深山峡谷里，它们也能闻得到，唉，真是！”

袁天赦问道：“那个奉圣夫人有什么来头？”

那位老者把袁天赦上下看了看说：“大管家，你大概是外地刚来北京的，和你说说也不妨。说起那位奉圣夫人，来头可大了。她是当今万岁爷的奶娘。刚才那位年轻的官人，是她的儿子侯国兴，新近封为锦衣卫的指挥使。”

袁天赦说：“他要这位妇人去作什么？”

老者说：“我不是说了吗，蜂子蝴蝶……”他突然住了口，左右望了望，赶紧走开了。

袁天赦一看，对面走过来一伙不三不四的人。他曾经听

说，京城里的锦衣卫，东厂的缉事人员，都很厉害，臣民中有人往往因为一句话落到他们耳里，就会遭到丢官、杀头、抄家、灭族的横祸。他觉得自己新到京城，情况不熟，不能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给主人带来无妄之灾。他见围观之人都散了，也就赶快走开。

他走进一个月亮门，眼前是一个敞坪，中间有一座三尺多高的铁鼎，鼎里香烟袅袅，氤氲氤氲。一阵锣声，从铁鼎后面的墙角里传来。袁天赦走过去，挤进人丛一看，原来是一伙卖艺的，刚刚拉开场子，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正在敲锣揽客。

那个花白头发的老者敲了一阵锣，见人们已经围了个圈子，便停住锣槌，拱着手施礼，大声说：“各位看官，我们是关外来的难民。我们在关外也是有家有业的，只因广宁兵败，满兵打来了，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我们是大明朝的百姓，不愿投降，只好随着官兵，逃进关来，好容易才来到这天子脚下，皇爷身边。不料天太高了，看不见我们在挨冻，听不见我们在喊饿！幸亏我们这些边塞之人学了几路防身拳脚，在这数九寒天，万般无奈，只好打几趟粗拳，侍候各位看官。我们原不是专门卖艺的。无论入眼不入眼，都请多多包涵。常言道，‘城墙高万丈，里外要人帮’，看官们带有钱的，请帮个钱忙，没带钱的，就请帮个人忙。老汉在这里多多感谢了！”说罢，向观众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又敲起锣来。

这伙卖艺的有十来个人，其中还有妇女和孩子，一个个都瘦嶙嶙的，满脸菜色。有的单练，有的对打，有的也用器

械。只是那些刀枪棍棒，都是木头的，削得也很粗糙。

袁天赦是个武术行家，不管少林、武当，拳脚兵器都很精通。他见这帮卖艺的确有一定的功底，只是练起来没精没神，该快的不快，该慢的更慢了，使精湛的武艺大为减色。他感到有点扫兴，便想抽身走掉。

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出场了，打的是猴拳。这路拳，他那瘦得象猴子似的形貌倒也相称。他身手矫捷，拳法熟练，看得出来，是受过名师指点的，可惜同样缺乏劲头儿。袁天赦感到遗憾，不禁高声叫道：“打得好，拿出劲头儿来！”

大概其他人也同样感到卖艺的劲头儿不足，也纷纷叫道：“拿出劲头儿来，别欺负我们是外行！”

那孩子听见大家这样一叫，眼睛一眨，不由落下泪来。他把观众看了看，一咬牙，脸憋得通红，立刻浑身添了劲儿，拳拳生风，步步生云，快如闪电，疾似流星。观众不禁鼓起掌来，大声叫好！

一路拳打完，那孩子收了拳势，站到场里，向观众行礼告退。忽然咕咚一声，跌倒在地，满口泛出白沫。观众惊叫起来，围上前去观看。袁天赦一步抢上前去，问道：“怎么了？”

花白头发老者张开两手，拦着围拢来的观众，含着眼泪说：“看官，不妨事，不妨事的。他不过是饿了，刚才走拳使了猛劲儿，只要有一口热汤就会好的。”

袁天赦立刻明白了这些卖艺的为什么都是软绵绵的原因。他深悔刚才不该叫那孩子使劲儿。他见有人去找热汤去